



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乞辯陳旭姦邪

四明

臣等近以陳旭姦邪不當任用為樞密副使累具論列不蒙施行遂各具奏聞謹歸祿家待罪今月四日伏蒙聖慈差入內高品徐禹臣傳宣奉聖旨令臣等只今赴諫院供職者伏以佞臣未去慚言責之難居使者遽臨荷君恩之至重伏聆敦諭深積愧誠然旭非姦邪則臣等當坐誣構之誅如旭實姦邪則憮人難處機衡之地仰祈睿聖終賜辨明臣等已畫時赴諫院供職訖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乞減舉人年限俾就廷試

二明十

臣竊以國家遵祖宗百士之法每下科詔其用舉數惟思賜第者所以振恤淹滯惜其老將至而無成也伏見近歲行限年之制進士累舉到御前并到南省年及五十者始預恩例竊緣進士應到累舉太半是未開間歲科場之前經隔數歲始得一舉緣歷場屋及五六舉至有三二十年者艱阻不少今來舉數雖足及有驗數者其間多是年未及格所以不該恩澤四方孤寒深可憫惻臣愚伏望聖慈體其久在科場抱負文藝始能累此舉數特降指揮天下免解舉人舉數已足年未及五十今歲不預南省奏名者許減五十年之限俾就廷試而當一命則寒儒無沉淪之

嗟聖朝廣搜揚之善亦忠薦之大端也

奏劄乞早除陳旭外任

十一月二日

臣等昨以陳旭除授樞密院副使不當累其旭姦邪迹狀論奏不蒙施行臣等以諫諍未從難以安處遂各歸私家待罪伏奉聖旨差中使宣令臣等供職尋聞陳旭亦有章奏陳乞外任臣等伏料聖慈必察公議遂從其請而旭未嘗引咎唯務飾非巧文姦言移惑聖心憑藉浮辭壘贅天下而復家居稱病苟延時日陽為退計以緩言者包蓋冒恥殆不成人陛下徒任大臣置在二府如此之輩將安用之伏望聖慈早賜指揮除旭外任所貴中外之人稍息讖議

奏疏乞速行退罷陳旭以解天下之惑

十一月二日

臣等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故能叶熙帝載助正天綱况臣等職名諫官實有言責抱愛君之志則惟恐朝廷施政繆鑿未濟三代之隆負憂國之心則惟懼朝廷任人乖失未繇衆正之路固不敢隱忠避死自固身謀偷合苟容上孤聖寄所以退嘗待罪而後起就職言已忤意而尚欲極論惟陛下察其至愚憐其盡節究極事理垂恩聽之則臣等生死幸甚臣等昨見差除陳旭樞密副使不當中外譏議朝廷用人之失臣等尋具旭姦邪迹狀論奏乞行罷免百有餘日章十數上而天慈過仁未

賜省納臣等竊以本朝樞密院與中書謂之兩府均
公宰之任未嘗有與中人宦官連姻之人處其任者
豈非本兵之府職事機密外司邊要內總武臣不可
使惟幄之內交通知聞陰窺人主起居密伺禁中動
靜者耶今王世寧見充御藥居中處要密近左右陳
旭素號姦邪貪利忘義與王世寧是妻家姻戚居常
徃還而陛下開此一端進用宦官姻戚之人參領樞
柄使得內外響應相為表裏臣等恐不唯今日稔養
姦惡可慮非輕亦恐異時遂為本朝弊政著在方冊
非所以垂永久示萬世之法也今陳旭詭譎萬計營
謀黨類陰進邪說力拒公論必謂若罷陳旭則是與

前日中外所傳因宦官進用之說相合如此則上玷
聖政不若堅留陳旭庶息人疑嗟夫邪人之言熒惑
天聰但務封殖姦邪行其私計不顧蕪穢朝綱虧損
上德自古至今使人主不能分別君子小人邪正之
論者率由於此也臣等伏聞聖人不以智治國唯至
誠可以化萬物王者不以言動人唯實行可以感群
心陛下欲弭人疑而不徇公議則人疑愈深矣陛下
恐玷聖政而堅留憮人則聖政愈傷矣且今天下之
人誰不知陳旭佞邪交結中貴之迹耶天下之人誰
不知陳旭是御藥王世寧通家親戚耶天下之人誰
不知自太祖開國太宗真宗三聖以來豈陛下臨御

百有餘年未嘗有御藥中貴人親成入兩府之人耶
陛下外不去陳旭內不罷世寧以風憲之司繩糾之
任為不足用以諫諍之臣獻替之言為不足聽以歷
代重選本朝舊規為不足法天下之人不可家喻而
戶曉臣等伏恐四海之內莫不疾首上疑公朝切議
聖德者矣伏惟陛下濬哲聰明聖令堯舜輝光篤實
性與天道在宥天下垂四十年鑒燭萬事幽隱必達
難名之美甚盛之德際天接地巍巍無窮而猶兢慎
庶政聽言納諫如恐不及此非下臣無知所敢擬議
者也然臣等更願陛下馭下之際慎惜朝綱用人之
深存國體不輕歷代至重之名器不違三聖至公

之成規不開姦人內外交通之弊政取疑四海貽譏
後世速行退罷旭之柄用以解天下之惑則朝廷清
明而聖政日新天下不勝大幸臣等實意唯知事君
之義當盡愚忠其所以觸忌諱犯威怒以取罪戾而
不敢避者亦臣等之職焉唯陛下察公私辨邪正惜
朝廷體絕萬世弊則臣等生死幸甚

貼黃伏望聖慈特臣等此疏披覽數次再賜
審慮獨出聖斷或乞特臣等此疏面宣兩府
臣僚質問自來兩府大臣與內官御藥是親
戚內外並據權要於朝綱國體便與不便昨
陳旭進用之初即合明言御藥王世寧是親

外議沸騰臺諫官各稱論列彈奏方始除殊
以此可慰陳旭欺罔陛下論其情狀合置嚴
誅豈可更令同與世宰內外並居權要玷

聖政下疑中拜

奏劄乞以論陳旭章奏付外施行

四明

臣等近於三月二十一日連署劄子及二十六日連
署上疏各一通為論列陳旭與御藥王世寧通家親
戚內外並據權要朝綱國體不便乞罷旭柄任竊聞
並留中未賜施行伏緣臣等所論係朝廷機密事自
太祖太宗真宗逮陛下臨御以來百有餘年未嘗進

用權要宦官親戚之人入兩府今來陛下開此一端
不惟不可傳示後世臣等伏恐天下之人仰疑公朝
竊議聖政實於盛德所損不細况陳旭姦邪之雄士
論疑畏伏望聖慈察此事體至大不以為尋常章奏
早賜付外施行臣等無任納忠盡節激切之至

奏劄論陳旭乞閑慢州軍差遣

四明

臣等昨以除陳旭樞密副使不當中外惟駭議論喧
沸累具論奏并歸私家務罪尋蒙陛下差內臣傳宣
令臣赴諫院供職日失未蒙施行臣再與唐介王陶
同具劄子及上疏共三道言陳旭事狀並未賜省劄臣
伏思陳旭之職實陛下耳目之任今耳聞朝廷任人

之失日擊府奏後之選若... 安苟容則罪不容誅矣。迄今半年章十數上所措者
衆議所重者國體陛下乃以陳旭為不足去以天下
公論為不足取以朝廷紀綱為不足惜以臺諫切至
之言為不足聽使黑白雜糅污潔混淆正佞一同忠
邪不判臣尚且貪戀寵祿號為諫官慚覲心顏孤負
任使陛下既不罷旭柄用又欲俾臣並立兩全蒙垢
包羞萬無此理臣愚伏望聖慈罷臣諫職庶臣遠方
以弭人言以誠不職恭惟陛下天賦仁聖德侔覆載
儻或尚寬罪戾未加誅竄即乞除臣東南不以遠近
一閑慢州軍產遣宣風澤民亦足以副陛下求治之

甚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論程戡縱夏國酋長入境乞罷職任

臣竊見夏國每年進奉乾元節差使副各一員今歲

以舊例罷去副使而輒遣酋長二員入境之初其

州程戡畧無止遏昧於折衝致此西戎殊不畏憚

輕窺中國寔長貪心帥臣如此非本朝廷將何倚賴

昔魏尚守雲中匈奴不敢近塞今戡當方面之重寄

縱西人變使介之常規生事啓姦竊懼未已臣伏望

聖慈早賜指揮竊戡經畧職任別選有威名臣僚俾

之鎮撫一以使邊方知勸一以令銀夏畏威

奏

臣去歲為諸路均稅事嘗論奏其擾民不便至今未蒙施行竊聞衛州百姓動數百人詣闕陳訴為均稅官負將逐縣版簿上諸色欠缺詭名夏秋稅錢一併增起編戶舊額幾及太平之賦名為均平實則偏重千里嗟怨殆無生意又曹州南華縣所差官負量方田多用小杖管掠百姓逮千餘人甚者至一二百杖子抑勒承認莫非威靈無聞諸處例皆望風希首肯賞貪功煩擾倍克農事疲廢已踰半年民有不勝悲苦至自經溝壑者恐非朝廷憂民恤農寧邦固本之意今不即早圖大懼因緣饑饉乘釁生事伏况通諸路而澤愆亢麥苗枯槁當此之際人心靡遑

伏望聖慈早賜指揮停罷天下均稅其見差去官悉令追還以慰安元元

奏劄以論陳旭再乞知州軍差遣

臣處諫垣而職不脩當言路而事無補徒哺啜自奉諸已將面目何施於人靡遑寧居日迫公議奪官逐外於分為甘臣昨以除陳旭充樞密副使不當累具論奏不蒙省納退居待罪復令入朝章疏雖繁有如投石姦邪不動何異拔山臣此月四日上殿再具劄子敷奏若陛下以陳旭之所為皆是以臣之所言悉非以陳旭為無過以臣為得不宜言之罪則願黜臣速方以戒後來之喋喋者若陛下仁厚矜恕未賜誅

竄則乞除臣向南京流不以遠近一知州軍差遣至今未蒙施行伏望聖慈早賜允臣所乞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奏劄乞留右正言王陶在院供職

十四日二

臣伏覩勅命差右正言王陶知衛州此蓋朝廷以陶疾病乞補外任遂從其請緣陶在諫院供職未久又與臣等連署論列差除陳旭不當未蒙施行今陶因病得退外議未平以謂迹涉避事况陶今已病已赴朝請伏望聖慈且留陶在院供職

奏劄乞罷制置條例司及諸路提舉官

臣近以制置條例司遣使四十餘人馳傳天下

驚駭物論喧譁累具奏陳并與宰臣等數言曰夫乞罷諸路提舉官屬其常平等事一切責成監司信賞必罰孰敢慢者而王安石強辯自用動輒忿爭以天下之公論為流俗之浮議順非文過違衆罔民近制置司所差官如張次山吳師孟范世京等七八人慄辭勇退唯恐不得所請夫要職顯仕人之所欲彼不願就者蓋知事悉乖戾不敢當之昨日安石再舉西川福建提舉官四員其復如此上煩言者是所謂惡辭而強酒也近臣侍從臺諫官力言制置司不便司馬光因罷樞密副使之命中外人情莫不恠駭李常居家待罪多日孫覺張戡程顥三人各與安石論列

於中書又悉嘗上殿乞罷言職今日呂公著范鎮俱
請郡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以言乎財利於事為
輕而天下之民心得失為重矣以言乎提舉官於體
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矣今夫不罷財利
而失天下民心是去重而取輕也不罷提舉官而棄
禁近耳目之臣是失大而得小也今中外人情恟恟
如此更乞酌事之重惜體之大罷其輕者小者變德
為福易於反掌爾按本傳神道碑公時為參知事王
介甫用事公娶其不便韓魏公
上疏極論青首法上語執政令罷之時介甫察居未
去公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暨介甫出待
之愈堅公大悔恨即上書乃懇乞去位四上
章不許復上上章遂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

表狀

知睦州到任謝上表

嘉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某言伏奉勅差知睦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四
日赴本任訖懇牘宸庭奉俞音而與幸剖符鄉郡撫
孤迹以為榮舊職仍存先廬許過臣某中謝臣草萊
賤士簪紱盛時常念踈愚踐風憲紀綱之地豈宜暗
嘿辜朝廷耳目之司害於政爾必陳局於嫌而當避
豈謂伏蒙皇帝陛下聖慈下察人欲俯從靈以天威
未加伏鎖之戮委之郡綬因令衣繡而歸况復吳分
上遊嚴陵古處佳山水以樂聖且見吏民以宣上恩
敢忘夙夜之心擔答乾坤之造臣無任

謝恤刑詔書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日遵奏院通到勅書一道賜臣被
恤刑獄者臣已逐件施行訖隆暑在候嚴宸軫憂將
期率土之濱不使一物失所俯矜留繫仰戴明仁臣
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盛德如乾坤至仁若堯舜屬
茲大夏念爾多方博愛無私遽下丁寧之詔得情勿
喜俾知寬大之恩臣忝分千里之符親沐九天之澤
省視囹圄之繫下無寃人布宣朝廷之文上助和氣
臣無任

梓州路轉運使到任謝上表

嘉祐三年七月十七日

臣某言伏奉勅就差充梓州路轉運使已於今月十
七日到任交割旬當訖乞郡還具愧未及期而報

恩入蜀誤令將節以宣風寵數固優煥言豈遠臣
某中謝伏念臣稟性賤拙逢辰昌明比由郎曹驟入
臺選指姦救弊敢思身計以自容極口輸誠知有主
恩而上報屬避嫌而惜體幸得請以便私鄉郡頌條
纒遂歸歟之樂宸綸徙命俾持使者之權竊愧冥頑
特膺寄任遷託家於甬上即馳傳於潼中八千里舟
車之勞敢辭艱險十四郡兵農之務期盡綏調唯懼
無堪之材尚賒不稱之刺斯蓋伏遇皇帝陛下聽納
讜論憫憐孤忠不遺風憲之遠臣使分漕輓之外計
臣敢不始終一節夙夜乃心奉近詔督察之文識本
朝澄清之意損無名暴橫之飲所以存遠人去不逞

猥墨之徒所以激汙俗民吏以戒邊疆以寧實將助風化之源豈獨取財賦之足少答中宸之賜用寬西顧之憂臣無任

益州路轉運使到任謝上表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進奏院遞到勅牒一道蒙恩就差臣權益州路轉運使已於二十三日到任訖領漕左潼僅能踰月移司西夏抵是隣邦寵命非常驚懷失次臣某中謝伏念臣本綠寒士竊慕古人素非事業之長偶入風憲之選南臺二歲勉竭孤忠左漕一麾慚無異蹟未幾被中宸之命誤入分外計之權度首涪川不違於煖席改轍蜀部忽於朝緡而况地

雄井絡之區古重蠶叢之國惟元翰將之寄重才均民賦庸瞻國儲侍部封違法者刺舉以正其罪官屬首心者薦揚以達于朝紫庶乎貪邪之風敦厚乎偷薄之俗至使夷獠威服兵民惠安以寬聖朝之愛以宣治土之澤豈伊愚品輒付重權懼清議之未平在煩言而曷追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堯仁智越舜聰明調其草芥之賤微嘗納芻蕘之議論俯憐孤外不使遐遺亟回乾造之恩俾易埤維之任臣敢不求霜其操松栢乃心澄清必自於身先安有家為之顧職業已克於已任冀專國計之忠庶幾治行之成少答聖恩之賜臣無任

知虔州到任謝上表

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臣某言伏奉勅差知虔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十三日到任訖亡狀立朝日虞公議之迫以言得郡恩出宸俞之優內省孤踈但深榮懼臣某中謝伏念臣愚不可進學無所長忝位朝闈濫巾憲府獨謂君恩之足報孰知身計之為謀二制守麾撫俗庶幾於樂職兩川將漕竭誠幸免於瘵官豈圖帝檢之來俄有諫垣之召念拾遺補闕之寄非鉗口結舌之司若言行計從雖久次臣謂可也苟備負承之或驟遷臣實羞之懼失諍臣之風願為劇郡之請俯從私欲仰荷朝命且虔雖遠方而衢乃便道過家上冢隰章得盡於茲

山涉川之任敢辭於艱險而况樞臣報罷物議
廣聖君從諫之
微臣納忠之志實寒士逢
盛獲諫官出守
自惟所得之已多尚虞不
之貽誦斯蓋伏遇
帝陛下涵容光大仁聖聰明
治則所以思賢人
知問未嘗深罪言者不棄芻蕘
之賤俾分符竹之權惟茲贛川控彼南粵負販常為
群盜不下一千餘人疆畛最遠他邦動經八九百里
刑無虛日俗未嚮風臣敢不勤瘁公家謀惟夙夜頒
宣寬詔撫馭遠人勿煩南顧之憂少酬北闕之寄臣
無任

守殿中侍御史舉屯田員外郎方任自代狀

和至

元牌

准先降勅節文應兩省臺官尚書六品諸司
四品已上授官訖具表讓一名自代者

臣伏覩新通判北京屯田員外郎方任操履端平才
識通敏凡所臨蒞臣實不如今舉自代

舉睦州壽昌縣令鄭諤狀

嘉祐二年二月一日
又三月二十一日

臣伏覩本州壽昌縣令鄭諤為性純靜守官恪勤今
保舉堪充京官親民任使

舉睦州分水縣令江震狀

二月二十一日又三

臣伏覩本州分水縣令江震能脩官方甚得民譽人
保舉堪充京官親民任使

舉睦州巡茶鹽董詔狀

嘉祐六年
五月六日

臣伏覩三班奉職本州巡茶鹽董詔公勤廉幹旬當
得事今保舉堪充汭邊繁難任使

舉監睦州清酒務白昭明狀

臣伏覩右班殿直監本州在城清酒務白昭明臨蒞
苟務廉動精幹今保舉堪充汭邊繁難任使其人兄

照遜見任供備庫副使

舉睦州兵馬都監魏寅狀

嘉祐十年六月

臣伏覩左侍禁本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魏寅奉
公滅私所守不懈今保舉堪充汭邊任使

舉睦州團練推官魏甫狀

臣伏觀本州團練推官姚甫入幕四年備見廉幹今保舉充京官親民任使

舉睦州司理參軍連希元狀

臣伏觀本州司理參軍連希元治獄盡心持平向正今保舉充京官親民任使

舉睦州建德縣令周演狀

臣伏觀本州建德縣令周演勤勞縣道治迹有稱今保舉充京官親民任使

舉睦州司法參軍朱伯重狀

臣伏觀本州司法參軍朱伯重守法奉公久稱益時今舉保充縣令任使

奏狀乞將合轉官資回贈兄

臣昨任屯田員外郎通判泗州日合該磨勸轉官臣為有故兄報於臣教育之恩素厚臣其時更不投下磨勸之字兩次具狀謝表乞將合轉官資回贈故兄振一命名曰未蒙俞允間尋奉恩除授臣臺官後來更不敢再三煩冤朝廷近觀勅命今接京朝官磨勸更不令本官投下文字宜令審官院奉行本院一例告示供稱家狀去訖竊恐審官院不火申奏與臣轉當教念臣切失怙恃生於孤寒養兄之視臣如父之親子欲報之德義均罔繼况繼况本房並無子孫存存臣今再敢乞將合轉官資回贈故兄振一文資名

日思奉飲望聖憲東... 人欲特賜指揮施行臣
委任懷遠激切屏營之至

行右司諫舉尚書度支員外郎蘇家自代狀 嘉祐

五月三日

臣伏見尚書度支員外郎蘇家為性耿介處身清脩
持平徇公為眾稱道凡所臨制臣實不如今舉自代

舉立與權充直講狀 計明

臣勸會國子監直講王逢惟勸差通判徐州伏見新
授福州閩縣主簿立與權有文學士行頃嘗伏闕開
言建州數年鄉里生徒從學僅百餘人孜孜誨誘不
... 州府并蘇州教授所至學者如歸今

其尚困州縣之職固窮守道未始墮獲臣今保舉地
充國子監直講替王逢滿闕如經擢用後犯正入已
贖并不知所舉甘當同罪如賜俞允許令依錢藻孫
思恭例權入監供職待次充填所貴講授得人
舉禮賓副使李泰閣門祗候魏筌充將領狀

唯先節文於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內舉
二人充將領及行陣戰鬪使喚者

臣伏覩禮賓副使李泰勇敢負忠義閣門祗候魏筌
才敏有機畧臣今保舉並堪充將領及行陣戰鬪任
使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甘當同罪

舉六宅副使王訖充將領內殿崇班劉輔充行

陣戰圖狀

臣伏觀六宅副使王訖謀智有聞今保舉堪克將領
內殿崇班劉輔膽勇可尚今保舉堪克行陣戰鬪其
王訖劉輔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甘當同罪

雜文

記

章貢臺記

江右遐陬南康古郡水別二派來數百里貢源新樂
章出大庾合流城郭於文為顛奇峰恠巖環見萬狀
予嘉祐六年夏四月以言出守仲冬始至視事
獲盜息渝劇成簡英僚佳賓間為觀遊望

豁于前皂蓋白鵲瞰臨左右然是四者於郡佳山水
所得似或未備披圖訪古治西北隅有野景亭舊址
隳圯於是斲榛剪蔓復屋其上前所謂二水為顛離
合氣象左右擁抱一舉目無毫髮遺處既而命儔舉
觴援筆為記以新其名為章貢臺云蓋不失實也明
年六月二十三日記

龍游縣新修舍利塔院記

夫源已深日加浚根已固月加培彼培浚千萬人一
二人焉將堙築拔絕界派涸枝稿閉窒顛踣吾不識
其為可也浮屠氏法始漢明帝時入中國熒熒乎魏
晉煌煌乎宋齊煇赫熾炎乎梁陳周隋之間王公卿

士上焉而倡導豪賈大姓下焉而服從父提子手不
釋不歸兄詔弟耳不佛不師貨貝玉帛懽樂棄施庸
髮支體無所愛去州供里養家攀戶懇祈利益怖罪
苦心誠力勤一以宗乎其教如趨市然有金壁丹刻
制擬王者不為之僭矣而涼寒而煥鍾鼓而食不為
之泰唐高祖念其如是也用傳奕益兵善生術武德
中將持断力行會建成之變禪代已盡於中道明皇
開元初宰相姚崇籍其徒無狀者髮男女二萬人武
宗聽羅浮道士議會昌五年詔壞寺招提蘭若合四
萬四千還其人二十六萬宣宗即位憤道士議者戮
于市數人遂復成樹建巢賊兵火五代亂離既涸而

浮既窒而流既稿而榮既踣而興其又何哉
根素固也國朝四聖垂八十年又日浚而月培之今
四海九州其居其人之數後不減於會昌前於乎其
盛矣乎雖所謂一二人焉其亦如之何哉古太末之
地自舍利塔院年祀彌遠棟敗梁什邑人江延厚遷
新其廢建釋伽殿與其像崇崇耽耽輪奐繁靡因而
增葺之曰法堂曰方丈曰門曰廊曰官院無慮用四
百萬錢起明道二年九月九日訖慶曆四年六月十
九日院成明年十月十二日始為記京兆慎東萊書

銘

新建舍利塔銘

脩身治心得佛之深清淨慈智乃佛之事相好顯顯
金碧穹穹雖曰外飾俾人內恭斯廟有塔是瞻是崇
完堅勿隳永為無窮嘉祐二禩素秋之季建者江氏
銘以為識

徐夫人墓表銘

夫人徐氏故陝西提點刑獄尚書屯田郎中諱泌之
女母曰汝南縣君葉氏夫人性宜家曉義理歸進士
吳君穎盡婦道事舅姑以孝終身人不見其懈君以
文名于時先夫人二十五年無祿而亡夫人確誠潔
行訓覆諸孤嚴整有法治平三年八月三日以疾終
享年六十八其所備棺衾至窆事與屬纊之日

時夫人皆能預言之無一毫差夫人生平慈憫樂施
惡殺日誦浮屠書待內外親族莫不以義善著于鄉
學凡友朋至其門則悉力為具隣里急難有不給者
輒所有以濟雖貧無憾死之日遠近老少涕洟齋諮
子男三人組緒純悉孝弟讀書有舉業女二人長適
陳旦次適徐毅並嘗獲鄉老薦諸孤從治命明年十
二月十六日就所居第之東山徙浮石呂坦吳君之
柩合葬焉并之母贈彭城郡太君夫人之姊也繼贈
天水郡太君於夫人為妹也組不憚極遠繇太末來
劔南西川求銘於并其勤已如此并徐出也於夫人
為最親不得辭銘曰夫人至性孝睦分正逝刻歲所

一出治命明哉賢乎文孰可罄句銘萬里是謂子今
贊

光孝禪院真身定光如來贊

散聖初來似狂走盤飧一日一彘首逆行坐脫世始
知古佛定光化希有教言能伏災風火大士同慈喧
衆口為霖救旱享克誠響應未嘗渝所守衢人知恩
思報恩廣發深堂宜不朽

頌

明果寺證真塔頌

禪師大種智神護靡憚勞投身千仞臺不使損一毫
樂天詢法要辨答奔雲霧至今靈骨在白浪滔天高

壽瑩頌

吾政已致壽七十二百歲之後歸此山地彼真法身
不即不離充滿大千普現悲智不可得藏不可得置
壽瑩之說如是如是

疏

定業禪院請慧覺長老住持開堂疏

夫如來法無異同衆生根有利鈍上焉者純一不雜
下焉者餘二非真太慈則舍實從權頓悟則離凡即
聖舉黃葉則小兒之啼暫止詢白練則先師之意愈
明古有宗門今傳法要覺師長老機先電掣行企山
高輒由鷲嶺之禪林來應龜城之使旨門外榜子湖

清獻公文集卷第十
之犬神力復興堂中示南山之蛇禪魔競伏作大獅子之吼今正是時認賢主人之勲無或多避

浙江衢州府西安縣儒學訓導汪旦校刊

道清獻公文集卷第十終

附錄

國史本傳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為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教前偽造印更赦而用之法吏嘗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獄而生之知崇安縣陞江原三縣通判泗州濠州給士卒廩賜不如法者欲變守懼日來夕叩門不出轉運使獄抃攝治抃至視察知平時翰林學士曹公亮未識之驚為殺中侍御史彈劾不聽權傾一時曹亮亦目為賊面為史其言甚激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權小人雖小也

郡不服矣竟往焉昌朝不悅初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能辦官吏當坐者八百人抃被旨督其事請寬之以俟農隙後之坐者獲免而募亦隨足昌朝始愧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寬為治抃向使蜀已有聚為妖祀者峻法以繩之及是復有此獄皆謂不免抃察其亡它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人大悅 英宗稱為中和之政 神宗立召知諫院故事自成都還者特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以為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必密

舉聞帝手詔褒答王安石用事抃屢斥其不便韓琦上疏極論青苗法帝語執政令罷之時安石家居求去抃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既安石出持之愈堅抃大悔恨即上書制置條例司遣使者四十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天下之公論以為流俗違上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并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慙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京東旱蝗及境遇風

隨水而盡熙寧五年加大學士復知成都帝遣中貴人召見勞之曰前此未有執政往者能為朕行乎對曰陛下有言即去也豈問例哉帝大喜因乞以便宜從事即日辭行至部益尚寬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戢以率衆比戍還得餘資持歸為室家計可也人知抃有善意相告勿為惡劍州民私作僧度牒人或以為謀遂告抃不畀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比或謗其縱逆黨朝廷取其獄閱之皆與法合茂州夷剽境上懼討乞降願殺婢受盟抃使易以三牲夷灌呼聽命再閱歲乞歸知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

千計盡救荒之術生者得食病者瘳死者葬其子岷問抃甚厚使提舉兩浙常平以便養岷奉抃通遊諸名山吳人以為榮元豐七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清獻抃長厚清脩平生不治資業不畜聲妓顯為惻隱濟衆事嫁兄弟之女十數宅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悖貧蓋不可勝數其為政善因俗施設寬猛不同在虔興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每詔二郡守必以抃為言要之以惠利為本晚學道得養氣安心之術特終與岷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沒史臣曰仁宗在宥天下四十二年萬機之務屬諸輔相如穹

蒼赫臨聽其主宰略無毫髮有心於其間及御史諫
官有言隨即罷去得文帝之仁而寬不至於縱致孝
宣之治而明不至於察故趙抃唐介得以危言正論
日陳於前君臣相瀕於是為盛抃治民忠厚侔古之
遺愛介始終一節合古之遺直與游問用雖不究
盡能稱其家者

趙孝子傳

孫處

趙抃衢人以進士得官數遷為秘書丞佐宜州宜於
湖南為寂遠其繼母卒以喪歸既葬與弟拊等廬墓
以居終喪焉予向在溫識其弟拊者孝友溫睦且自
道其兄之賢今抃是也予嘗往來江淮間見時所謂

士大夫麻冠布帶驅大馬逐群衆嬉然日遊人之門
笑媚丐請陰竊與商盜爭上下所過州無不有之州
莫能法者人益幸其喪以自市以抃觀之彼宜若禽
與獸然抃之為亦古人之常行以行之者少故今道
其為賢焉抃誠能以是心一推其所行抃益可賢也
矣宜乎縣以孝弟榜其里朝廷特以旌其家蓋所以
厲風俗也古以吾不得而見安得知抃者而見之哉
元祐二年八月一日

孝弟里記

通鼎

孝弟里即衢州西安縣西安鄉之陳莊保也今尋取
孝弟里而名之縣令趙君易之也

宜州道繼母喪... 與弟拊等... 移治此邑... 錄其實... 者徐惠... 古人參足... 孝而友睦... 望而志其... 也

越州救苗記

曾子固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大夫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苗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饑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幾粟書於籍者其幾具符使各書以對而聽其情用無更錄民之孤老無賴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無窮人官給粟三千石... 十月

宜州遣繼母喪... 與弟拊等... 移治此邑... 錄其實達州長聞諸朝廷... 者徐惠諱鄭崇徐知新惟三人爾... 古人參足為邑中之四孝也... 孝而友睦近代鮮與比者... 望而志其善且以勵風俗焉... 後之君子無以予為倭也

越州救菑記

管子固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大夫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講防構等可饑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幾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聽其情無更錄民之孤老無賴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無窮人當給粟三千石... 十月... 粟...

會以去其... 賦而寓於... 具也... 得五萬二千餘石... 八使... 二三萬八千計... 者告富人... 人得收養之... 募僧二人... 在處隨收... 使受之而... 吏之不在... 食者有是... 出官粟... 所凡十有... 取息錢... 民取息錢... 者使... 病坊處... 無歸者... 凡死者使... 是歲盡五月

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 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 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 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歛埋皆公力也是時旱... 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舊未有鉅於此也... 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權布恩人盡其力公所... 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繼... 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 下其事雖... 世不能使... 索得之者

則有間矣余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焉之識其詳
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遇
歲之蓄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頌而具則公
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三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
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
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越州趙公救
蓄記云

記聞

在知中范景仁為諫官趙鼎道為御史以論陳執中
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訐之於上且曰
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閣道對曰

臣上曰卿何以知其忠對曰嘉祐初 仁宗遣
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閣
曰公與景仁有隙乎閣道曰不敢以私害公趙閣
道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
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閣道
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
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閣道治民所至有聲
在成都杭越尤著

壽瑩頌序

楊傑

元豐二年春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保趙公連章得
謝歸于三衢是年冬卜壽瑩於先榮國令公兆域之

側乃自作頌題於壁間後五年公薨天子聞訃震悼
輟視朝優錫賻典以太子少師告下太常考行以清
獻易名尚書集議僉以為當朝廷從以謚焉古未有
也公子屺初辭御史又辭太僕丞願就養於南國上
嘉其世孝詔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倉以便養志也
及遭鉅創每視壁間頌則號慕殞絕思刻石以廣其
傳乃屬傑以序之傑聞患莫大於愛生累莫重於畏
死至人無已悟其本不生故其有也無所愛達其未
嘗滅故將亡也無所畏惟其無愛無畏乃能致其忠
極其孝一其誠而冥於道至於不殞獲於貧賤不克
詘於富貴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仁智周均

庶務彌綸皆其餘事也公之頌章首日吾政已致蓋
戴吾君後其乞身之請退而不敢忘其忠也次日曰歸
此山地蓋言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沒而不敢
忘其孝也又曰彼真法身不即不離蓋了覺本原實
無生滅一其誠而冥於道也公其至人乎來者觀其
頌則知公之所存矣八年冬傑被命典客訪道南游
將離京師得公子書至武林乃為序以寄焉十一月
五日述

神道碑

蘇軾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屺除喪來
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

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
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井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
又命臣軾為之文臣軾遠事 仁宗皇帝蓋嘗竊觀
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
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
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
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為一世所
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後有不十年而為近
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辯而賞罰必
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穆然無為坐視其成
功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

也公諱朴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為
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為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
掌内外制皆為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
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參軍祖諱湘廬
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為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
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
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
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
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
士乙科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
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

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
歲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徙
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公使
醫療之得不瘦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
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
為孝弟處士孫處為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
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
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巳
出者守得以吾去濠守以稟賜不如法士卒謀散為
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
治濠公至縱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曹公亮為翰林

士不識公而以臺官薦不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
惟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
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
子不幸而有誑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
雖切而人不厭温成皇后方堊始命參知政事劉沆
監護其役及沆為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
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
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為宣徽使公言
拱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
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紳不稱職皆罷是時邵必為
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八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

監御武酒稅吳充鞠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
論而充真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
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真
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備起居注公皆力
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
京中復皆許補故闕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
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黜乞荆南
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為之
寒心待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
立朝不能論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去一
時名臣賴之以安 仁宗晚歲不豫而 太子未

中外恟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
官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睦歲
為杭市羊公為私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公
為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
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為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
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
以違制坐之蜀風為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
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
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
退兵董吉以燒煉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
思靜能李嗣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

者也其漸不可啟宋庠為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為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為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踈鑿贛石民賴其力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我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

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車至者公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拜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為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柰何公曰舍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悅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

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為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眾為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為從者宜特黥配及為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他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為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諍除轉運使陞辭上面諭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特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為言上曰用趙抃為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公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即公知上意特用其言即上

趙抃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
取言久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
愈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一
惟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
者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魯公亮唐
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為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
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
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
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
臣用舍為大今不罷名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
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

廟社稷之福臣怨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
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
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枕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
聚為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黨相帥
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
蝗青獨多麥蝗自滿齊來及境遇風迅飛墮水而盡
五年成都以戊卒為憂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所
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
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獲往者卿能為我行乎公
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
即日辭去至蜀默為經畧而燕勞閑暇如

公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
亦宜清慎畏戢以帥眾比戍還得餘資持歸為室家
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者劍
州民李孝忠集眾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為僧或
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
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
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鳴玉等蠶聚境
上肆為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穉潰乞降
願殺婢以盟公使諭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
至已繫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謹呼以聽事訖

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為歸老計得越州吳越
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
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
葬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
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既而朝廷議欲築其城
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
堙圯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
收其田租為歲時獻享營膳之費後之且改妙因院
為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
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
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

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屺通判温州後公游天
鴈蕩吳越間榮之屺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屺
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屺後侍公遊杭始公自
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
六歲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
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計聞天子輟
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
山謚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
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岷終杭州於潛縣
令次即屺也今為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
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為人嫁孤女

二十餘人居鄉壘暴骨及貧無以斂且壘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既沒思報其德特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為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為養氣安心之術條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屹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為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真世人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也公為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 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

其後馬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為不可及也愛之以惠利為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強惡恣其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變有過人者矣銘曰蕭望之為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為馮翊民未有聞黃霸為潁川治行第一其為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惠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王荆公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
目諸公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抃時同參政事獨折
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荆公
默然

高齋詩

蘇子瞻

見公奔走謂公勞聞公引退云公高公心底處有高
下夢幻去來惟所遭不知高齋竟何義此名之設緣
吾曹公年四十已得道俗緣未盡餘伊舉功名富貴
俱逆旅黃金知繫何人袍超然已了一大事掛冠而
去真秋毫坐看猿猴落且網兩手未肯置所操乃知
遠與愚迥豈直相去九牛毛長松百尺不自覺

者蓬蒿我欲羸糧往問焉未應舉臂登巖
附宋趙清獻公像贊

純剛正志粹公忠韓范是企伊周是宗國爾忘家
方爾匪躬涅無纖滓和不苟同其行既篤其量允洪
琴一鶴千古清風

公衢人也今兵部侍郎鄭君文樞生于其鄉夙慕
公之清貞雅節自讀書庠序發身進士為監察御
史自監察御史而被察使自按察使而底今官冰
蘗其操然始不渝其有得於公者多矣茲文樞以
鄉有陸軍公祠乃於京師募公之像仍教于黃牌
人持歸奉于其祠為配殆欲併起其鄉之後生小

子之恩云。文樞其賢矣哉。

正統六年辛酉夏四月既望通議大夫行在吏部
左侍郎蕭山魏驥書。

刻趙清獻公文集序

開慶己未冬湖廣蠻興仁王自講厦受遣馳至太末
未至城里許見有表曰孝弟里者知為清獻趙公故
所居也。題額漫漶門堦散傾惕然不自安顧雖倥傯
亟遣葺之。而以蘇長公所書扁刻之石。心乃少安。及
邈遽既息頗誦公之遺文逸事而故府無傳焉。嘻公
為本朝第一流人。此郡自生民以來亦未有如公之
盛也。一言一行後來者當尊奉以為標的。而可闕弗

著乎。既乃訪得章貢所刊集本。旁搜散軼以補足之。
刊成。蓋序所以刊之意。仁王竊惟天地之大曰誠而
已。誠則純。純則久久則神。金石可開也。豚魚可孚也。
極而至於際天蟠地。行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之間。甚通而順。甚捷而疾。人見其妙用無方。不可以
限量計。即而察之。則無以異於人也。曰誠而已。若公
者其知識之所為乎。凡所行之質于天者此也。凡所
言之質于君者此也。人稱其孝於親。忠於君。清於身。
其美不可勝贊。合而言之。此誠也。或曰公之學多出
於佛。及得濂溪為僚。而有聞焉。宜於是焉變矣。而卒
不變。仁王謂公之堅清超卓。可以離塵絕欲者。偶與

佛氏合至其發言制事立朝治郡之迹皆中慶合則
守常達變非蔽於佛者之為也嘗試考瀛溪措諸用
者觀之有以異乎蓋自瀛洛教法未大彰明以前諸公
往往以其性之所近而有得於佛者固多矣不當以是
議公也因併著之景定元年八月郡守天台陳作玉序

又

嘗聞山岳鍾秀天產英彥作名臣為鉅公維持世教
輔毗王化矧邦家之光迺天下之福也惟賢人君子
德符鳳麟非一朝一夕易為之有良由百千年間一
二人焉予忝臺檄循察省治覈實憲蹟由浙歷閩海
道輶過太未郡郡乃清獻公之里也公宋朝名臣訖

立臺端讜言正操確乎其不可拔挺然其不可奪諫
必納勅必黜泰彰臣節日新君德雖憲秩移牧寬猛
濟事予宿仰休風咨訪公文得諸郡庠手閱簡集奏
狀等篇如雪寃正法折大臣陳執中之抗獄精論明
辨斥宣徽王拱辰之辱命釋繫婦以安外寇納歐陽
以克內輔披裂忠肝張揚義氣它如抨彈權幸誅鋤
強悍摘姦燭幽發政施令皎如星月厲若雷霆宜哉
公以道自任當時名流推服海內同聲亦以斯道與
公宜哉公在熙豐間正色立朝匡君利世雖斯文之
召觀公之子以請隧碑銘于朝哲宗嘉歎骨鯁敢言
之氣以愛直名其碑偉哉功烈俾千載之下端人正

士起發起壽夭死生之理。臺察之條。呼後之司。言。其。者。開。鐵。面。之。名。托。蓮。峰。之。青。不。覺。凜。然。嗚。呼。山。嶽。積。英。鳳。麟。禎。瑞。不。知。何。年。鍾。秀。乎。凝。而。復。出。斯。人。也。耶。時。至。怡。首。元。仲。冬。二十。又。六。日。蒙。古。晉。人。僧。家。奴。鈞。老。卿。書。

又

余自幼侍先君子宦游兩京聞先正三衢清獻趙公之名與韓范富歐齊驅並駕而其庶介一節尤為世所稱道竊懷景仰之私及承乏茲郡公署後適有公文集舊刻在焉閱其印本篇無詮次傳寫既訛而字畫又復黝昧讀之不無齟齬聾牙乃惕然于懷召諸

士緝次而釐合之搜尋舊本以質其訛謬旋得逸藁數篇補而入之視為提撕磨對書成與別駕昌黎魏君安通守洛陽衛君蘭節推古濠沈君瑛各捐已俸命工重刻以永其傳嗚呼古今人以文傳于世者多矣而公之文獨為人寶重若夜光連城家藏什襲而不少棄者良由其人之可貴也公之事業滿朝廷德行動天下自宋以迄于今赫赫如華星秋月豈直為三衢之人望也哉公之詩觸口而成不勞構思工拙隨意而清壯之氣出於肺腑文則奏驟之外殆無間焉蓋其雄材直節施之於文章之間義有所激無不盡言如五穀之必可食如金石之必可成而

暇為... 序而傳特以其板之... 愛慕之心而起... 力也於是乎書

成化七年歲次辛卯孟冬下泮

賜進士知府事前通議大夫順天府尹馬克闊鐸序

又

言而中理則謂之文聖人之言著之於六經亘萬古而無復加焉者也繼而濂洛諸書行于世亦足以破荒誕明大義以羽翼聖言之緒此有宋人文之所以盛也歟清獻趙公生於宋景祐元年進士乙榜拜武

安軍節度推官未幾母喪與其弟附廬

榜其所居里曰孝弟及官侍御持正彈劾不

時號曰鐵面至匹馬入西蜀琴鶴相隨清介不

居無何擢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與富弼魯公亮唐

諸公協心輔政確乎以公議為主既而王安石用事

議不合公累章求退元豐初以太子太保致仕居高

齋東閣東南名士皆從之如雲集平生出處履歷記述

歌詠之間操縱闢闔隨意所如得數萬餘言噫至哉

余慨夫末世之文雖多故者則失之不檢好摹擬者

則失之為執子章詞賦... 則失

之則失... 則失

當時名流推重海內同聲觀其辭之發越氣勢軒揭
煥乎其日星之明淵乎其河海之深巍乎其山嶽之
高斯文也道之寓也聖經之旨而續以傳者也公衢
人也余忝守三衢始至謁公祠復祀公于郡齋
之北朝夕想像夢寐興思冀欲匹休公而未能焉然
亦固敢自棄治理之暇取公集而閱之因言以求其
心考跡以觀其用余於是手可以自省自勵而不自
寧處矣集年久簡篇失次序畫脫落讀者病焉遂
之同寅陸君仁傑曾君天叙楊君時明囑江山
亞甫考訂編補而新之托姓名於不朽庸非幸歟
書于集之末以告後之欲知公者

嘉靖元年秋九月九日中順大夫衢州府知府前
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莆田林有年書

